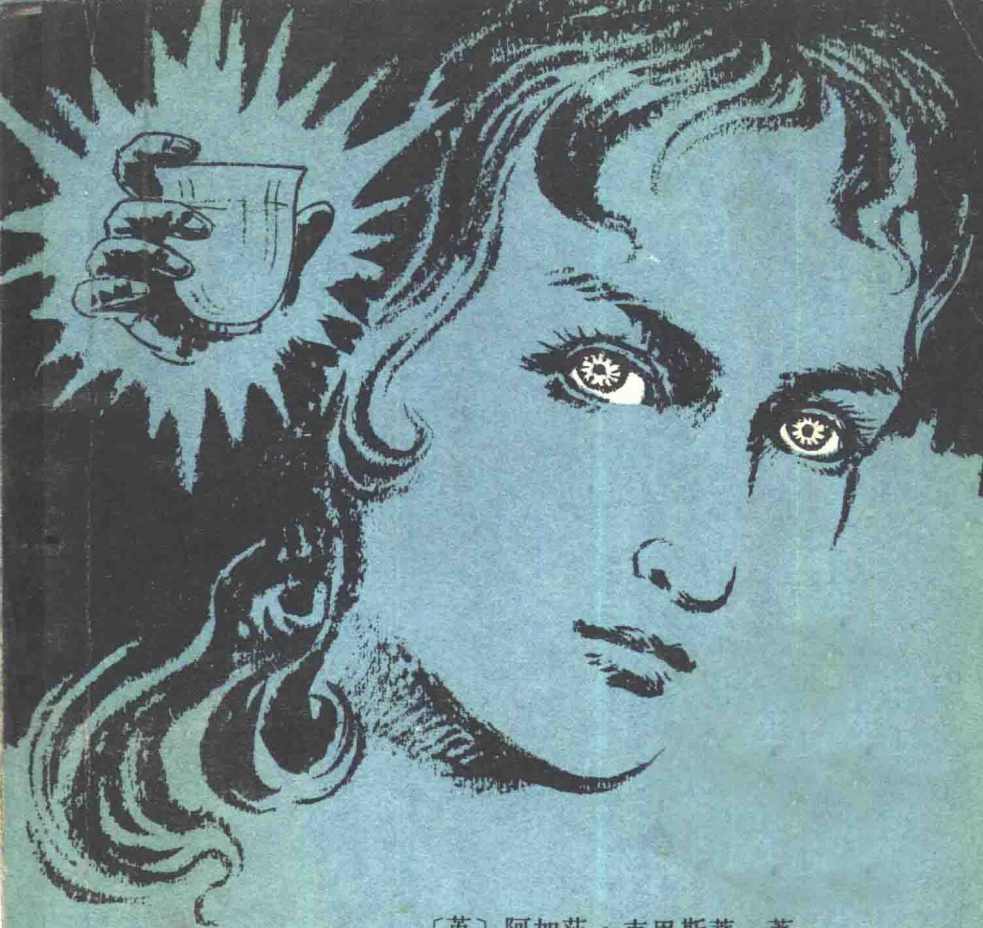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李辛觉 顾志良 译

复仇女神

NEMESIS

长江文艺出版社





NEMESIS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李辛觉 顾志良 译

复仇女神

长江文艺出版社

根据美国纽约“西蒙与舒斯特有限公司”一九七三年袖珍版本译出

复仇女神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李辛竟 顾志良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625印张 1插页 174,000字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0

统一书号：10107·213 定价：0.71元

一座平静的英格兰乡村是三桩残忍的谋杀案件的背景——这些犯罪都是以“爱情”的名义进行的。

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一位拥有八十多篇小说和故事集的作家，她的这些作品已经销售了四亿册，是公认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流侦探小说家。

《复仇女神》是一本“通篇都使人心旷神怡而又困惑不解的故事。阿加莎·克里斯蒂处理情节有她自己的方法……为什么没有别的人写侦探小说象她那样，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出人意料之外。”

——《洛杉矶时报》

《复仇女神》

献给达夫妮·霍尼伯恩

——阿加莎·克里斯蒂

切勿堕入杀人犯的情网！

“她也真是一个快乐的姑娘，性格非常温柔。您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一桩可怕的事情。”

“一桩可怕的事情，那是怎么回事呢？发生在这里的吗？”

“嗯，不，但是她是在这里遇到他的。”

“他们相爱了吗？”

“是的，她立刻就爱上他了。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谈吐文雅，会过日子。您决不会想到……”她突然不说了。

“那么是爱情事件么？出了什么别扭了？这个姑娘自杀了吗？”

“自杀？”老太婆惊讶地盯着玛普尔小姐。“谁这样告诉过您的？那是谋杀——赤裸裸的谋杀……”

目 录

一 序 幕.....	1
二 暗号——复仇女神.....	13
三 玛普尔小姐采取行动.....	26
四 埃丝特·沃尔特斯.....	37
五 来自远方的指示.....	49
六 爱 情.....	64
七 一项邀请.....	71
八 三姊妹.....	77
九 篇 蓄.....	87
十 “啊！晴朗的日子， 令人迷惑的日子！”	94
十一 灾 祸	108
十二 一次密谈	122
十三 红黑格子花	137
十四 布罗德里伯先生的惊奇	152
十五 维里蒂	157
十六 验 尸	165
十七 玛普尔小姐的走访	179
十八 布拉巴宗副主教	191
十九 频频道别	207

二 十	玛普尔小姐有了主意	217
二十一	时钟敲了三下	232
二十二	玛普尔小姐的解释	244
二十三	尾 声	260

一 序 幕

每天下午，简·玛普尔小姐的习惯是翻看一下她的第二份报纸。早晨她能在家里收到两份报纸，如果第一份能及时送得到，她就在吃早茶的时候看。但送报的孩子可没有什么时间观念，而且经常的情况是：不是来一个新手，就是来一个打替的。这些送报的又各自有他的多样地理路线，这样做也许是为了从单调中求些变化吧。但是对于那些经常很早就看报的人，那些想在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者其它的交通工具去上班之前就能抢先知道一些更富于刺激性新闻的人，报纸来晚了，那会是使他们很烦恼的；虽然那些宁静地住在圣·玛丽·米德的中年和老年妇女却总喜欢把她们的报放在进早餐的桌上看。

今天，玛普尔小姐全神贯注地读着日报的第一版，还有几则别的消息。这份报纸曾被她玩笑地叫做“千奇百怪”。这就带点儿讽刺意味地暗示了这么一个事实，她的这份“新闻日报”因为换过一次报社老板，有些事使她和她的一些朋友都看不惯。比方说，添了些有关男人衣著，女人服饰，妇女心计，儿童运动等方面的文章，还有妇女来的诉苦信。他们为了把这些东西排上去，竟不惜挤掉了除头版以外的任何真实新闻，或者是把这些新闻排在很难发现的角落里。玛普尔小姐是守旧的人，她认为报纸总归是报纸，它告诉你的应该是

新闻。

下午，她用过午餐，并在一把为了她的背部风湿而特别购置的竖式靠椅上睡了二十分钟的午觉。她打开《泰晤士报》，这份报纸是供她更安闲的时候细读的。《泰晤士报》已是今非昔比了，恼人的是，你几乎再也找不到报上有什么可看的。过去你只消从头版看下去，很容易地就能越过那些不想看的，找到会使你感兴趣的文章的标题。可是这样经过时间考验的编排方式，现在却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干扰。有两版突然让给了在卡普里的旅行见闻，还附有插图；体育消息出现在比以前显眼得多的地方；登载着的宫廷新闻和讣告比例行公事还要详细一点。有一段时期，在《泰晤士报》上占了显眼地位的有关出生、结婚等琐碎消息曾特别吸引玛普尔小姐的注意；可是近来，玛普尔小姐注意到这类消息几乎一直出现在末版上。

玛普尔小姐首先注意到的是头版重要新闻。但她也不多看，因为和她早上看过了的差不多，只不过笔调略微雅一点。她把眼光落在目录上：记事、评论、科学、体育；接着她按照惯例把报纸翻个面，很快地浏览了出生、结婚和死亡等栏；之后，她打算再翻到通讯栏，在这一栏里她几乎总能找到一些有趣的新闻。再要翻到的就是宫廷公报了，在这一页上还能找到当天的拍卖行的消息。而且，总会有一则简短的科学论文登在那里，但她并不想去看那个，那对她几乎毫无意义。

按照往常的习惯翻阅过那些有关出生、结婚和死亡等消息之后，玛普尔小姐又习惯地想了想：“死亡确是可悲的，但

是人们现在也只好关心这!”

人们都养孩子，但是有了孩子的人的名字却不见得会被玛普尔小姐知道。如果有一栏谈到孩子，并给添个说明，例如谁的孙儿之类，那就多少会有点愉快机会认得出是谁。她可能这样想过：“真的，玛丽·普伦加斯特有了第三个孙女了!”当然，这样想也可能是想远了一点。

婚事一栏，她只稍微看了一眼，因为她的老朋友的儿女们大都在几年前就结婚了。她比较认真地注意死亡这一栏，她看了个够，生怕漏掉了一个名字。阿洛韦，古帕斯特罗，阿登，巴顿，贝德肖，伯爵威瑟(啊呀，这是一个德国姓名，他过去似乎是在里兹呆过)。卡帕唐，卡品特，克莱格。克莱格?就是现在她所认识的那些克莱格中的一位吗?不，看来好象不是。珍妮特·克莱格，约克郡人。麦克唐纳，麦肯齐，尼科尔森。尼科尔森?不，当然也不是她所认识的那个尼科尔森。奥格，奥默罗德——她想，那一定是她的什么姨或什么姑。嗯，也许是。琳达·奥默罗达，不，她不认识她。夸特里尔?天哪，那一定是伊丽莎白·夸特里尔，八十五岁。哎呀，真的!她记起来了，伊丽莎白·夸特里尔几年前就死了。她一直是那么虚弱，谁能料到她活这么长!几根老骨头居然撑了这么久。雷斯，拉德利，拉菲尔。拉菲尔?她回忆起了什么，这名字好熟悉。拉菲尔，贝尔福德公园、梅德斯通，贝尔福德公园、梅德斯通。不，她想不起来那个地址了。花圈敬辞：贾森·拉菲尔。啊，对了，这是个少见的姓，她觉得她在什么地方听说过的。罗斯—帕金斯，现在那会是……不，不会的。赖兰?埃米莉·赖兰，不，不，她从来就不认

识一个被她的丈夫和孩子们深深爱着的艾米莉·赖兰。嗯，很美呐还是很悲呐？这就随你怎么看好了。

玛普尔小姐放下报纸，懒懒地望了一下纵横字谜，心里却奇怪怎么拉菲尔这个名字对她那么熟悉。

“我一定会想得起来的。”玛普尔小姐说。长期的经验告诉她人老了该怎么回忆。“我相信我一定会想得起来的。”

她朝着窗外的花园瞥了一眼，赶紧收回目光，并试图把花园的印象从她心里排除。花园是她快乐的源泉，也是她多年来辛苦工作过的地方。可是现在，由于医生的大惊小怪，她在花园的工作却被禁止了。她曾经想反抗这个禁令，但是最终她想最好还是照医生的话来。她把椅子安放到一个不那么容易看到窗外的地方，除非她决意想看点什么非看不可的东西。她一边叹息，一边取出盛编织物的手提包，从里面拿出一件破得不能再穿了的儿童羊毛开胸衫。这件开胸衫前后都破了，现在她还得补袖子。袖子总是容易破的，她拿的这件两个袖子差不多都很破了，不过总是件漂亮的粉红色毛衣。现在等一下，它适合用在什么地方？啊，对了，它适合用在我刚刚读到的报纸的名字上面。粉红色毛衣，蓝色的海洋，加勒比海，沙滩，阳光，她自己的编织物和……怎么，当然，拉菲尔先生。那次到加勒比的旅行，圣·霍诺拉岛，雷蒙德侄子对她的款待。她记得她的内侄、雷蒙德的妻子琼说过：“别把你自己搅进任何谋杀案里头去，简姑，那对你是有害的。”

嗯，她也从没有想过把自己搅进去，但是，谋杀事件却恰恰发生了，事情就是如此。仅仅是因为有一位嵌了一只假

眼的中年陆军少校一定要讲几个又冗长又使人腻烦的故事给她听。可怜的少校，那么他叫什么名字？现在她已经忘记了。拉菲尔先生和他的秘书，太太——沃尔特斯太太，对了，埃斯特·沃尔特斯；和他的按摩护士杰克逊。都记起来了，嗯，是的，可怜的拉菲尔先生，他就这样死了。他也不是不知道他就要死，他还跟她讲过。看来他活得比医生预料的要长。他是一个个性强而又执拗的人，但他却很富有。

玛普尔小姐一面想，一面打毛线，但不免心不在焉。她在想着刚死了不久的拉菲尔先生以及有关他的一切，他也确是一个不容易使人忘记的人。她能够把他的容貌很清晰地想象出来；是的，他个性鲜明，性格执拗，脾气暴躁，有时粗暴得惊人。不过没有人埋怨他这一点，她也记得，人们不嫌他粗暴是因为他有钱。是的，他曾经非常富有过，他有随身秘书，随身听差，一个很够格的按摩护士。有过这么一个时期，没有人照料他，他就起不了床。

玛普尔小姐想，那个随身护士的性格，也颇有些令人难解之处。拉菲尔先生有时对他非常粗暴，他似乎从不介意，当然，原因仍然是拉菲尔先生有钱。

“他这样的薪水，除了我，别人连一半都不会给。”拉菲尔先生说，“他也知道这一点，不过他对他的工作很尽职。”

玛普尔小姐记不得一直侍候拉菲尔先生的是杰克逊，还是约翰逊？他侍候拉菲尔先生起码会有一年吧？一年零三四个月，她想大概没有那么久。拉菲尔先生喜新厌旧，他要是厌倦了谁，就会厌倦他的一举一动，他的相貌，他的声音

.....。

玛普尔小姐懂得这点，有时她也会这样。看看她自己的那个伴侣，那个逗人喜欢的、殷勤的、但讲起话来轻柔低沉得使人发疯的女人。

玛普尔小姐说：“啊，变得好多了，自从……”啊，天哪，现在她已经把她的名字忘记了。毕晓普小姐？不，不是毕晓普小姐，当然不是。她怎么会想到毕晓普这个名字呢？啊，天哪，真太困难了。

她的思路又回到拉菲尔先生身上，又想到……不，那不是约翰逊，他曾经叫杰克逊，阿瑟·杰克逊。

“啊，天哪，”玛普尔小姐又说，“我总是把所有的名字都弄错了。当然，我刚才想到的是奈特小姐，不是毕晓普小姐。我怎么会把她的名字错成了毕晓普小姐呢？答案找到了，我想到象棋上面去了，一个马，一个士，就是这么个联想法①。

“我推测，下次我再想她的时候也许会称她为卡斯尔小姐或者鲁克小姐的，虽然事实上她不是属于敲诈别人的那类人，的确不是。那么拉菲尔先生的那位逗人喜欢的秘书叫什么名字呢？啊，对了，她叫埃丝特·沃尔特斯，准没错。我想知道埃丝特·沃尔特斯的一点近况，她继承过一笔财产吧？也许是现在才继承的。”

她记得拉菲尔先生告诉过她一些情况，或者她曾经……啊，天哪，你越是想把事情回忆得确切就越是糊涂。埃丝特·沃尔特斯，加勒比的事务使她伤透了脑筋，但是她会忘掉它

① 在英语中，奈特——Knight 的另一个意思是指国际象棋中的马，毕晓普——Bishop 是指象棋中的士，卡斯尔——Castle 是指象棋中的车，鲁克——Rook 也指车，但它同时还有“敲诈”的意思。——译者注

的。她是一个寡妇，可不是？玛普尔小姐希望埃丝特·沃尔特斯再跟一位温柔、善良、可靠的男人结婚。那似乎有些不可能，她想，埃丝特·沃尔特斯天性喜欢跟坏男人结婚。

玛普尔小姐又回想到拉菲尔先生。花圈敬辞，已经说过了。她自己原也不曾想过要送花圈给拉菲尔先生，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能够把英国所有的花房都买下来。至少可以这样说，她们不够那样的交情，他们不是什么朋友，也并不曾亲密过。他们曾经是……该用一个什么词呢？同伴，对了，他们曾经有一小段时间在一起，令人兴奋的一段时间，他也不错是一个好同伴。她知道这点，在加勒比时，当她穿过漆黑、炎热的夜晚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她就知道这点。对了，她记起来了，她一直穿着那件粉红色毛衣。那时她年轻，他们是怎么叫这类东西呢？——迷人的东西。她常把那条粉红色的羊毛围巾围在头上，他一直瞅着她笑，后来她开了口——她在回忆中微笑了——她用了一个词使他大笑起来，但是他最后终于不笑了。不，他按照她的要求做了，所以……“呵！”玛普尔小姐叹息着。她得承认，那一切都是使人兴奋的。她从来没有把这事告诉过她的侄儿或者亲爱的琼，因为毕竟是他们嘱咐过她不要说的，不是吗？玛普尔小姐点了点头，接着喃喃自语：“可怜的拉菲尔先生，我希望他没有……受罪。”

大概没有，大概他被以重金请来的医生用镇静药镇住了，一直到最后都很安静。他在加勒比的那几个星期可够受的，他几乎一直在痛苦中。真是一个勇敢的人。

一个勇敢的人。他死了，她很遗憾，因为她认为他虽然年老多病，世界上少了他也就缺了什么东西似的。她不知道

对于日常事务他是个什么态度，可能是无情、粗暴、有魄力、爱压制人，他是一个好挑衅者。但是……但他是一个好朋友，她认为。他也具有某种很深沉的仁爱气质，这些气质他一向十分谨慎地避免在外表显露出来。这是一个她所赞赏和尊敬的人。嗯，她很可惜他已经不在了，她希望他不曾有过太多的不安，她也希望他死得恬静。现在他无疑已经被烧成了灰，骨灰放进了一个用美观的大理石砌的大地窖里面。她甚至不知道他是否结过婚，他从来没有提到过妻子，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孩子。难道他是一个单身汉？或者他的生活太丰富以致不感觉到孤独？她这样想着。

那个下午她在那儿坐了很久，一直想着有关拉菲尔先生的一切。她从来没有想过她回到英国后，还能再看到他，事实上也没有看到过他。但奇怪的是，她又觉得无时无刻都在和他接触。如果他能感觉到因过去他们之间的一段生活而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联系，或是因为什么别的而产生的，因而走近了她；或者是向她建议再见一次面……

“真的，”玛普尔小姐说，她被自己的想法惊呆了，“在我们之间不可能是冷酷的关系吧？”难道她，简·玛普尔，曾经是……无情的人吗？“你知道吗？”玛普尔小姐自言自语地说，“真奇怪，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你知道，我相信我自己是可以变得无情的……”

门开了，伸进来了一个黑色、卷发的脑袋，那是彻里，她是毕晓普小姐的……哦，奈特小姐的受欢迎的继承人。

“您说什么？”彻里问。

“我在跟自己说话。”玛普尔小姐说，“我正想知道我这个

人是否会变得很冷酷。”

“什么，您？”彻里说，“从来不！您善良极了。”

“善良和冷酷并没有什么不同！”玛普尔小姐说，“我相信，假使有正当的理由，我也会是无情的。”

“什么才是您说的正当的理由呢？”

“在正义面前。”玛普尔小姐说。

“我必须说，对于小加里·霍普金斯，您已显示了您的正义感。”彻里说，“那天他虐待猫儿被您抓住了。我从来没见过您对别的人也那样气愤过！您把他吓呆了，他决不会忘记那件事的。”

“我希望他再也没有虐待过猫儿了。”

“嗯，他相信如果他做了的话，您也再不会象那样了。”彻里说，“事实上，我也没把握说，因为我还没见过别的孩子那样怕过您。看到您拿着您的毛线，以及用毛线编织的一些小玩意，任何人都会认为您一定温柔得象一头羊羔。但是到时候我会说，如果您被激怒了，您就会象一头狮子一样。”

玛普尔小姐看来有点疑虑，她不十分明白她在彻里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她是否曾经……她默默沉思，想着过去各个不同时刻的情况——她曾经极暴躁地对待过毕晓普小姐……奈特。（真的，用这种方法她肯定不会忘记姓名。）但是她的焦躁多少显示出一些讽刺意味。狮子大概不用讽刺，对狮子也用不着讽刺，它跳跃，它咆哮，它用它的爪子，它大嘴大嘴地嚼着它所捕捉的动物。“真的。”玛普尔小姐说，“我认为我的行为并不象狮子。”

那天傍晚，玛普尔小姐沿着花园散步，心里又升起了一